

潘家慶 堅持有教無類

※本文引自《提燈照路的人：政大新聞系 75 年典範人物》（2010 年）



「我們教書理想就是希望教出一個人才，如果教育沒有理想與堅持，教書不過是一個餬口的職業。」

他是政大在台復校後，第一屆大學部新聞系學生，見證了當年新聞業界頂尖人物在政大開課的盛況。

前中視電視公司總經理石永貴、大成影劇報與體育報發行人陳啟家、韓國問題專家林秋山、文化大學新聞系教授鄭貞銘等當今媒介領域大老，當年都是他的同班同學。

從新聞系學生到歷任助教、教授、廣電系主任及傳播學院院長，潘家慶老師跟政大結了五十年的不解之緣。

【楊倩蓉報導】民國四十四年，政大在台復校第二年，恢復了大學部的設立。身為政大大學部第一屆學生，潘家慶老師回憶，當年大學聯招他的第一志願是師大教育系，沒想到考到第二志願政大教育系，開學時揹著行囊走過道南橋往政大校園一看，光禿禿的校園，加上幾排簡陋校舍，只能用「滿腹心酸」來形容。

當時的政大，只有兩排灰色水泥校舍，與一望無際的稻田，到政大通學，沒有市公車可以到達，只有公路局定時班車可搭；全校兩百多人，除少數台北學生通車外，其餘學生幾乎都住校，由教育部疏散辦公室改裝而成的宿舍，最大一間可容納四、五十人，最小一間也至少有十來人。

由於是復校後的草創時期，又是大學部第一屆招生，難免設備不足，現在的政大學生大概很難想像，當年既沒操場，又沒體育館，上體育課很簡單，就是爬山到指南宮點名再下山。

設備雖然簡陋，但是談到師資，卻都讓學生心服口服，潘家慶說：「我們的老師真的很不錯，當時的師資確實是名師如雲。」

當時全校學生台生與僑生各占一半，剛開始，大學部只有五個系，分別是教育、政治、新聞、外交與邊政，原本念教育系的潘家慶，發現原來政大教育系不給公費，只有師大教育系才有，「一氣之下，就轉系到新聞系去了。」潘家慶笑說。

事實上，轉不轉系在當時並沒有太大分別，因為大一大二不分系，全校兩百人都修習共同科目，所以大家彼此都認識，直到大三才開始分專業科目學習。潘家慶說：「我們今天常羨慕的通識教育，當年政大因為人力與財力不夠，所以每個科目都是五系學生一起上課，卻是真正的通識教育。」

當時的通識教育是以社會科學為基礎，從社會、經濟、政治、文化到哲學，都由名師授課，例如北京清大名教授馬國驥教英文、熊公哲教國文、張金鑑教行政學、鄒文海教西洋政治思想史，以及阮毅成的法學緒論等，師資陣容堅強，加上五系學生分三組上課，無論生活或是念書都在一起，與其說是學校，其實就是一個大家庭。

到了大三才開始分系上課，潘家慶說：「那時新聞系授課老師一半以上都是來自業界的高級主管。」業界名師如曾虛白、王洪鈞、謝然之、沈宗琳、成舍我、余夢燕、錢震、徐佳士等，從傳播理論、編輯學、新聞採訪學到中外報業史，實務經驗全數傾囊相授。

其中曾虛白、謝然之、王洪鈞與徐佳士曾經先後擔任政大新聞系系主任一職，潘家慶說，王洪鈞與徐佳士老師人氣極高，都對學生極好，上王洪鈞老師的採訪課，學生的稿子他都是逐字修改，「一篇稿子改下來就是滿堂紅，可見他的用心，而且他的寫作一流，學生跟他的感情都很好。」

徐佳士老師講授外國新聞史，當時他在課堂上說了一句語重心長的話：「報業史，其實就是一部人類爭取新聞自由的歷史。」潘家慶老師說：「我永遠都記得這句話。」

早年政大校園旁的景美溪並無堤防，一遇颱風暴雨溪水暴漲立即氾濫，直接湧向政大校園，不僅飽受颱風之苦，就連雨量稍微大一點的梅雨也會把校園淹沒；有一次颱風大淹水把當時陳大齊校長的宿舍都淹沒了，還是學生游泳進校長家，把年事已高的校長揹出來，這樣的苦讀環境，卻有極好的師資與大家庭一般的校園生活，很多學生畢業後最懷念的日子，正是在政大求學的這一段黃金歲月。

守護《學生新聞》八年，轉虧為盈

民國五十年，時任政大新聞系系主任的王洪鈞，找來剛退伍的潘家慶到新聞系擔任助教，負責每周出版一次的《學生新聞》（《大學報》前身）。

「我到現在還是最怕校對。」潘家慶老師說。《學生新聞》足足守護了有八年之久，每周出刊都由他負責改稿與做最後的校對；潘家慶老師說，校對中文，大家的習慣是整句看下來，所以中間有錯別字就不容易被發現，例如，不小心出現「馬克思」在當時是甚為敏感的字眼，「中央」極易排成「中共」，又或者慶祝國慶寫成紀念國慶，「中國字是很麻煩的，當時就出現三次不可原諒的錯誤，雖然已經印刷出來了，整疊報紙只好拿到操場上燒掉，然後再請印刷廠重印。」他說。

相較於今日《大學報》共有八版，《學生新聞》不過是四個版面的小報，一、二版是新聞，三版是評論，四版是副刊。每班分六組，每一組實習一個月，下學期再實習一次，等於每位學生都必須實作兩個月，而且要自掏腰包坐公車去採訪新聞，不過最讓學生叫苦連天的，是一個學期必須要拉到兩百元的廣告及兩個長期訂戶。

為了湊齊兩百元的廣告費，有錢的學生乾脆自掏腰包，潘老師不依，他告訴學生，拉廣告是為了瞭解作報紙面臨的財務問題，「我要讓學生體會作一份報紙，錢在人家身上，你讓他肯掏出來，就是一個本事。」潘家慶老師說。

在師生齊力經營下，《學生新聞》成了系的後盾，除了供應社裡各項開銷外，還可以提供經費給新聞學會，支援各項慶功活動。也由於拉到廣告的同學可以拿三成廣告費，一些家境清寒學生便努力拉廣告，有時可以一個月就拉到三千元的廣告，抽成就有九百元，在當時是一筆不少的金錢。

從最初接手《學生新聞》，每月開銷困難，八年後潘家慶老師離開學校赴美留學時，《學生新聞》竟已有七、八萬盈餘。

政大五十年，見證新聞系三次課程修訂

在政大五十年的歲月，潘家慶老師親身經歷，也見證了新聞系主要的三次課程修訂。

第一次課程修訂正是民國五十年，潘家慶老師剛進入新聞系擔任助教的第一年。政大在台復校後的新聞系課程，大抵上還是沿用從南京政大延續過來的課

程，民國四十九年王洪鈞接任系主任後，有自己的理想，「他的發想就是融入一部分的社會科學課程，專業課程還是以新聞為主，這是那個年代的主流。」潘家慶說。

這是政大新聞系第一次修訂課程，一方面完成硬體設備，興建首座新聞館；一方面召開國內首次新聞教育座談會，邀集學界與業界參與修訂課程討論，民國五十一年，不僅新聞館落成，課程也完成了修訂，人文社會通識課程占了 64%，專業學科減為 33%。

民國五十六年，徐佳士老師接任系主任，展開新聞系第二次課程修訂，這也是潘老師最懷念的教學時代。「徐佳士老師在實務界待很久，他知道如何培養一個專業記者。」潘家慶老師說。

第二次課程修訂有兩大方向：一是加強寫作能力，二是加強學科專精養成。強化寫作能力的第一步就是加強國文，所以增設大二國文，課程名為「現代文選」。

「後來畢業的同學常說，大學四年就是現代文選讓他們最懷念。」潘家慶微笑說。

現代文選分兩班，一班由賴光臨老師負責，以文史哲為主，潘家慶老師則著重在基礎社會科學。課程的宗旨很簡單，就是要同學多念書。一個學年上下兩學期共八個學分，而且是必修課程，一年至少讓學生念十二到二十本書，結果學生的反應卻是出奇地熱烈。

「學生的創意都在這堂課表現出來。」潘家慶老師滿意地說。課程基本上是以討論為主，從政治、經濟、文化、歷史，甚至是環保，潘家慶老師特地選了兩本有關環保的書籍，讓學生自己去作社會田野調查。

民國六十一年，國內環保意識尚未抬頭的年代，潘家慶老師所帶領的現代文選，卻已經非常重視環保知識的學習，當時剛自美國唸書回來的潘家慶老師說：「從小我就覺得我們居住的環境非常雜亂，地理條件上，台灣的河流短促，很早就開始汙染了，但是到了美國看到外國人生活的環境，大體上比我們乾淨漂亮，期間我也涉獵了一些環保書籍與雜誌，所以覺得這個議題很重要。」

第二次課程修訂的另一個重點，加強學科專精，創設「集中選修」制度，規定新聞系學生必須選修系外五個科系之一，包括政治、經濟、法律、國關與企管，修滿二十個學分始能畢業。

「這兩個改革很重要，讓新聞系的競爭力出類拔萃，出了很多人才。」潘家慶老師相當肯定，他指出，今天政大的副修制度就是從這個淵源而來的，很多新聞系學生因為到外院選修課程，後來研究所就多了一條選擇，有人報考政治，例如現任聯合報總主筆的黃年，當年就是新聞系畢業後報考政治研究所。

「我們今天在社會上看到很多出類拔萃的政大新聞系畢業生，都是第二次課程修訂後的成果。」潘家慶老師說。

民國八十四年，新聞系第三次課程修訂，主要採學程制，方向偏重自由，潘家慶老師抱持保留態度。他說：「減少課程是為了增加學生自由修習其他科目，但是事實上，你不強迫學生多修一點學分，其實是學不到什麼的。」

講話頗心直口快的潘家慶老師，直指課程修改後，把三個學分變成每門課一個學期修完，讓他百思不解。他認為，有些課程例如採訪寫作等重要專業課目，需要有時間的含蘊，也就是需要修習一學年來培養，學生經過一個學期學習後，中間有個寒假，讓他能沉澱消化上學期所學的知識，到了下學期，在學習上就會調整心態，更上一層樓。

「尤其是一、二年級的基礎課程，需要上下兩學期讓學生慢慢學習，他對這個課程才有真正了解。」潘家慶老師語重心長地說。這解釋了為什麼他的教育理想藍圖，還是偏重第二次新聞系課程改革的時期，當時的課程設計方向，一、二年級學生先修習基礎的社會科學知識，升上大三再修傳播理論，而且是分上下兩學期教，「你可以發現，學生在一、二年級累積了社會科學知識後，到了大三再教他們傳播理論，他們很快就上手，學得也比較紮實。」潘家慶老師說。

談到這裡，潘老師有些自嘲地說：「我的教育哲學還是比較中國的，我比較相信有教無類，任何一個學生我都希望把他教好，太自由的後果，就是一個班上五十個學生，頂多只有五個學生會自動自發用功。」

四十年的教學創見與創舉

雖然自嘲自己的教育哲學很傳統，事實上，潘家慶老師在教育上頗多創見；早在民國六十年代初期，潘家慶老師便開始要求學生閱讀環保書籍，並直接從事田野調查，以求加強新聞系學生的競爭力。

民國七十一年，兩岸尚未開放大陸探親時，潘家慶老師便在新聞研究所開了一門「大陸傳播制度研究」，主要講授中國大陸的媒介、社會關係與政治文化，

「這門課很重要，但是很少人選，每學期只有兩三個人修。」潘家慶老師說，當時學生認為那是中國的事，跟我們無關。而事實證明，風水輪流轉的今天，兩岸交流日漸頻繁，到中國大陸工作成為愈來愈多人的選擇之後，相信當年的新聞所學生一定扼腕為什麼沒有選修這門課了吧。

民國七十七年，潘家慶老師接任廣電系創系第一任主任，在課程安排上除了參考當時新聞系第二次課程修改的標準，例如大一大二偏重人文社會基礎課程，大三開始培養專業課程，也採集中選修制，要求學生必須修外系滿二十個學分；而最特殊的就是首創課業導師制度，協助學生從大一開始就作好大學四年的課程規劃，免得學生偷懶只選修營養學分，又或者選課方向不清。

堅持無論作任何事，一定要有目標與理想的潘家慶老師認為，學術界在硬體發展上永遠都趕不上實務界，所以倒不如把學生的基礎培養好，將來再到實務界磨練。

「你看我們今天沒有好的連續劇看，就是因為沒有編劇人才，我們的電影因為沒有好的編劇，就不可能有人投資拍片。」潘家慶老師說。

所以潘家慶老師確立廣電系的目標就是；一培養廣電編劇人才，二培養廣電新聞專業人才。寫作能力，成為他最注重的一件事，不僅延請業界專業人士前來授課，他更主張廣電系學生畢業後應該先去報社，或是雜誌社磨練幾年的寫作能力，再到廣電界去工作，功力才會紮實。

談到這裡，潘老師嘆道，早期指導學生論文，只要指導他的論文架構與研究方法，「後來的五到十年，差不多都在逐一修改學生的文字。我們學生整體的寫作能力與國文基礎都在下降，現在我只希望他們論文能言之有物，把事情說清楚就好。」

另一方面，潘家慶老師對傳播教育還有更遠大的理想，他曾多次建議增設藝術學院，讓攻讀傳播學門的學生在校園能夠耳濡目染藝術，他甚至進一步建議傳播學院增設電影系，為國片重啟動力，遺憾的是，後來還是沒有達成這兩個心願。

從民國五十年開始任教，到民國九十年退休，包括政大前任校長鄭瑞城、新聞系陳世敏教授都曾經受教於潘家慶老師，潘家慶老師頗為安慰地說：「我們教書理想就是希望教出一個人才，這是一種報償。」但是他也擔心一件事：「如果教育沒有理想與堅持，教書也不過是一個餬口的職業罷了。」

【小檔案】潘家慶

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新聞與傳播碩士

民國 50 年 起聘

民國 81-83 年 政治大學傳播學院院長

民國 90 年 退休

民國 111 年 5 月 15 日 辭世



提燈照路的人，記錄新聞教育的典範人物，民國 99 年出版。